

李世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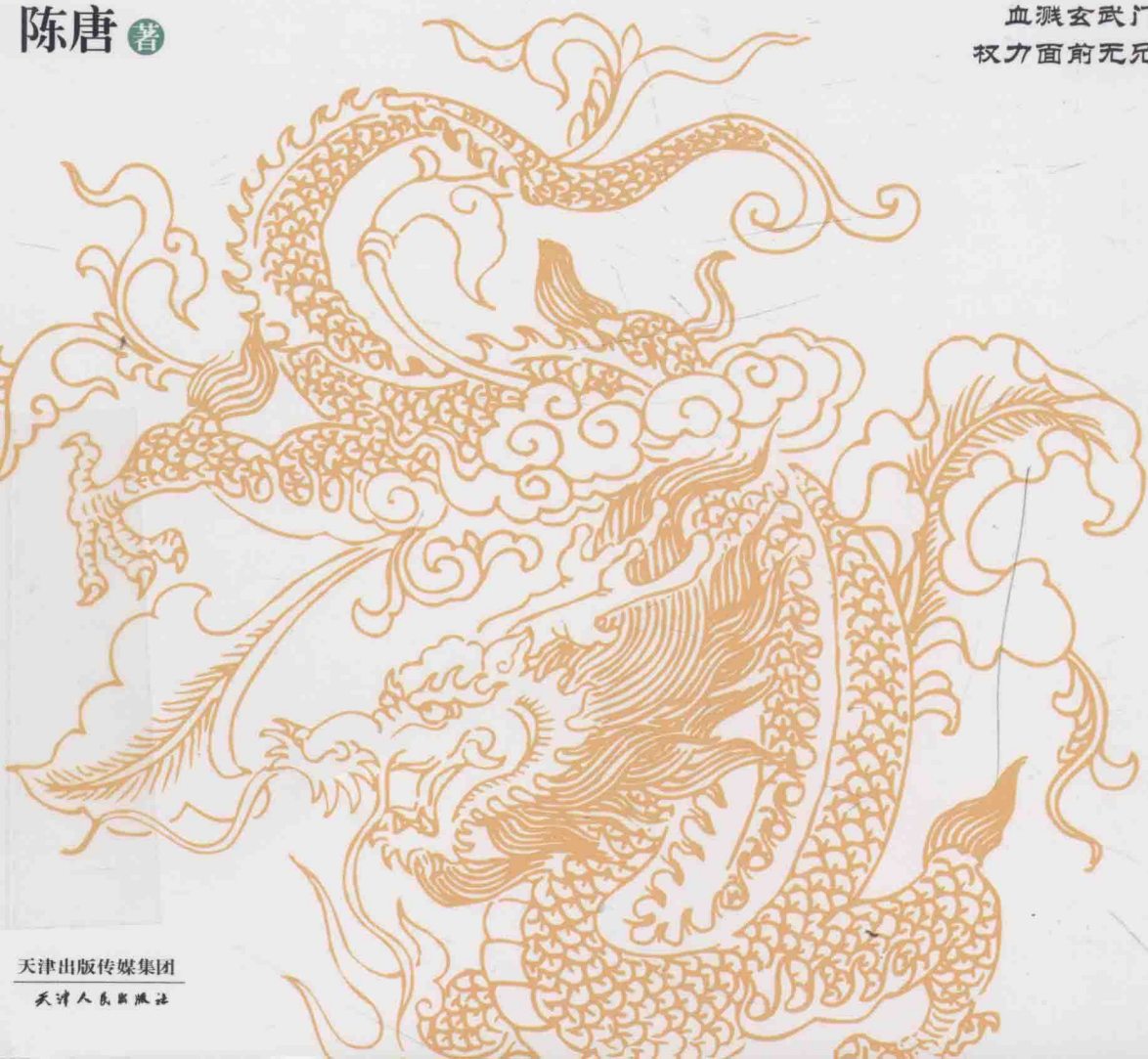
权力的逻辑

夺天下

3

陈唐 著

血溅玄武门
权力面前无兄弟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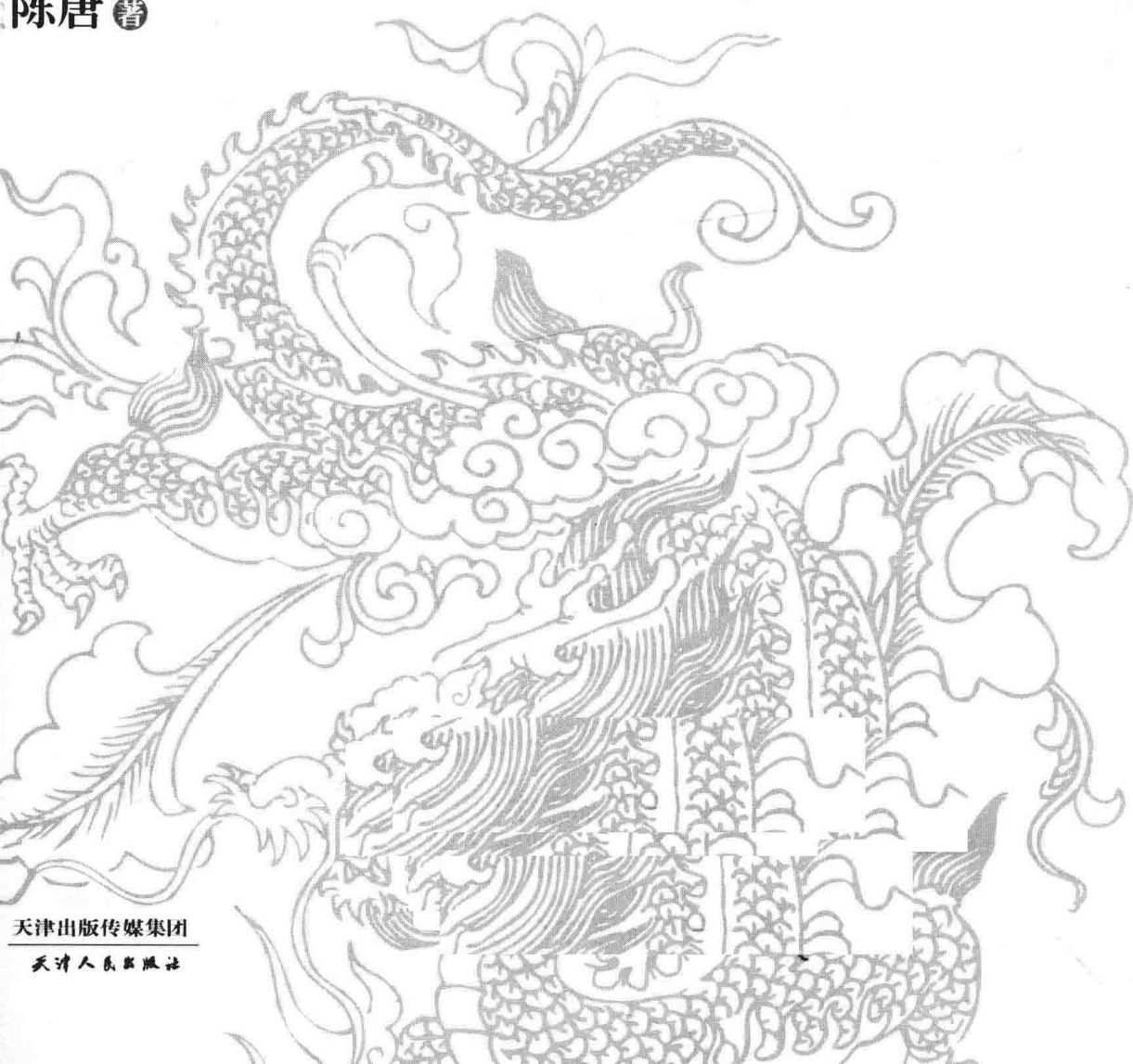
李天下

李国民

权力的逻辑

3

陈唐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第十五章 杨文干事件

虎牢关一役，秦王李世民一战擒二王，一役取两地，可谓为李唐立下了盖世奇功。这完全超出想象的胜利，让唐高祖李渊在激动和兴奋之余，封其为天策上将，有了自置官属权，因而，天策府设了长史、司马、录事、记室、参军等职。

可这还没让李世民满足，随即他又设立了“十八学士”，自此，他的府里，既有武将，又有文官，且这些人对他唯命是从，到了只知秦王不知太子，甚至不知皇上的地步。

这引起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不安和疑虑，甚至有些让他们心惊胆战。

太子李建成的心惊胆战，源于觉得自己的储君位受到了威胁，而太子李元吉则是因为自此自己将永无出头之日。

想想看，秦王李世民位尊权重，身为太子，身为李唐名正言顺的储君李建成，又怎会甘愿示弱？甘愿被超越？

于是乎，充实东宫，纳幕僚、募英雄也便成了太子李建成迫不及待要做的事。

这种暗自的较量，李唐朝廷百官全都看在了眼里，内心也有了担心。即刻选边站还是看看再说，各有各的打算。

“秦王自恃有功，位居太子之下，心中不服，若不早立他为太子，则要尽早采取措施。”就是那位被皇上李渊、太子李建成，甚至秦王李世民都信任有加，看作自己人的封德彝，面对这种状况也为了难，有一日，终于对李渊说。

李渊何尝没有意识到宫内的暗潮涌动呢？

于是，他再次玩起了他擅长的平衡术。想要平衡，就要太子有太子样，秦王有秦王样。秦王，怎么着也都要在气势上，甚至能力上弱于太子。

就这样，李世民失去了给自己再建功勋，也最容易捕获人心的出征机会。李渊的目的很明显，不能再让他建功立业了，不能再让他野心膨胀、居功自傲了。他要用打压李世民的方式，让他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别忘了自己的上面还有太子哥哥、皇帝父亲。

李渊的做法让太子李建成放心很多，原本在偷偷做的事也都大张旗鼓起来。你秦王府不是圈养勇士 800 名，号称天策军吗？那我也募更多的勇士。于是，李建成悄悄在外招募 2000 勇士，让其驻守在左、右长林门，并将他们称之为长林军。

太子李建成的长林军，从人数上超过了秦王的天策军。何况，太子李建成还有齐王李元吉这个同盟军。

按李唐府兵制度，东宫、秦王府、齐王府不允许有超过 500 名的府兵。可不管是东宫还是秦王府，如今的兵力都远远超过了 500 名。且东宫的长林军超出了秦王府天策军的两倍多。这还不算李建成的心腹可达志从幽州李艺那里调来的 300 名骑兵。

这 300 名骑兵是李建成的又一支隐形兵力，他们被李建成分散驻扎在了长安各坊间。

如此这般，秦王府（天策府）的兵力与东宫相比，劣势就更明显了。

三个儿子之间的明争暗斗，唐高祖李渊全都看在眼里，于他而言，太子李建成的势力强于秦王李世民是正常的，也是他所希望的，所以就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况且，他知道，不管他们之间怎么勾心斗角，只要不明刀明枪地发生内战就行了。

虽然，东宫的长林军有 2000 多人，秦王府的天策军有 800 多人，但李渊还是坚信，这样的兵力是无法发动大规模战争的。李渊之所以这

么自信，是因为李唐有独特的府兵制。

李唐府兵制又叫兵役制度，起源于西魏。李渊进入长安后，便将关中地区分为十二道，诸道又都设置军府，计十二军：万年道为参旗军，长安道为鼓旗军，富平道为玄戈军，醴泉道为井袞军，同州道为羽林军，华州道为骑官军，宁州道为折威军，岐州道为平道军，豳州道为招摇军，西麟州道为游奕军，泾州道为天纪军，宜州道为天节军。

这十二军既是中央宿卫军，又是地方戍守军队，还是边疆防御军队。而这十二军里，士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？从符合服役的男丁中来。

原来，隋末唐初，内乱外患不断，需要的兵力很多，可如果把符合服役的男丁全部招募来，没有了战争又该怎么办呢？养着他们？太浪费！况且，都将他们征来当兵了，那田地又要谁来种？让田地荒芜？也不可能。

于是，便有了没战事时，符合服兵役者在家老老实实在地当劳民，扛着锄头种田；而一旦有了战事，他们便放下锄头，穿上铠甲，拿着兵器，从农民变成士兵。这些士兵又都由设在长安的骠骑、车骑西将军府统领。

不过，骠骑、车骑将军并没有权力调兵，他们直接听令于皇上。也就是说，李渊是将这十二军的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的。

兵权都在李渊那里，没有了兵权的太子李建成、秦王李世民、齐王李元吉，再怎么争斗，也会因没有调动府兵的权力而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。

也就是说，三兄弟不是不想打，是没那么多的兵力来打。

不过，即便大的战争不会发生，可为了争夺储君位，不能用武力解决，就文斗，斗智慧、斗心计……

这方面，李世民似乎又比李建成更擅长，于是便有了杨文干事件。

第五十七节 避暑仁智宫

(1)

公元624年7月(武德七年六月),整个长安似乎都被放在了蒸笼里,酷热难耐。唐高祖李渊在皇宫里也受不了了,带着几位心腹重臣,以及宠妃张婕妤、尹德妃去刚刚修建好的仁智宫避暑。同时,他不忘让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随驾出行,而只留太子李建成在宫里监国。

李渊的此种做法自有他的用意。但这引起了宫里朝官的议论,更让东宫、秦王府和齐王府的人猜测开来,莫非皇上有了退位的想法?

不管皇上有没有退位想法,从皇上的这种举动来看,太子的储君位在皇上心里非常牢固是肯定的。

这当然有人欢喜有人忧。欢喜的是太子李建成和太子的支持者们;而忧的呢?还能有谁,当然是秦王李世民和他的支持者了。

带着满腹心事,秦王李世民跟随一行人,浩浩荡荡地前往仁智宫。此次护驾首领是深受皇上信任的左骁卫将军马三宝,而陪同的则是重臣裴寂、封德彝、屈突通、萧瑀和陈叔达等。

随驾的秦王李世民及齐王李元吉,从所带府属人员来看,也有很大差异。以往每次出行都带很多人的李世民,此次却很低调,只带了五名亲信,有文臣也有武将。文臣有每次他出行都跟随左右的左膀右臂——房玄龄和杜如晦;武将有时常救他于危难间的尉迟恭、发小长孙无忌和最任劳任怨的侯君集。

齐王李元吉此次倒很高调,带的全是武将,原因很简单,喜欢围猎的他需要他们。

从宫里出来后,一路上,坐在龙撵上的李渊心情并不轻松,他根本无暇顾及外面的好风景,他的注意力一直放在跟在他龙撵左右的骑在马

上的儿子们，并时不时地从左右两侧的帘子缝隙往外看。

龙撵左侧是秦王李世民，他英俊威武，双眼直视前方，不过却心事重重；龙撵右侧是齐王李元吉，他年轻不羁，瘦长的脖子扭向一边，像是在和人赌气。

唉！李渊轻轻叹了口气，收回目光，摇了摇头。这几个儿子，怎么个个都不让自己省心呢？特别是老二。李渊这么想着，再次瞟了瞟左侧的李世民。

这个曾经给李唐夺得江山、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二儿子，如今是越来越让他头痛了。

李渊此次到仁智宫避暑，可谓用心良苦。避暑纳凉、放松心情只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将两个剑拔弩张的儿子：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暂时分开，以避免他们闹出什么事端来。同时还想趁此机会，用亲情来感化两个水火不容、互相看不上眼的儿子——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。

仁智宫位于玉华山附近的一块腹地，之所以将行宫修建于此，皆因玉华山不仅地势险要，且风水极好。玉华山形似凤凰展翅，特别是那块腹地，山清水秀，适宜栖凤藏龙。当然，更主要的是，此地是通向长安的要道。如果能在此部署兵力的话，则可抵御突厥进犯关中。

也就是说，玉华山既是李唐皇室休养之所，也是李唐江山的坚固堡垒。

仁智宫依玉华山而建，宫内有一大一小两座山峰，正殿依大峰建，偏殿依小峰建，殿内亭台楼阁、奇花异草应有尽有。或许是秀丽的风景、清新的空气让李渊激情荡漾，一到仁智宫，刚下龙撵，李渊便忙不迭地拥着张婕妤和尹德妃去泡鸳鸯浴了。

李世民和李元吉及重臣则纷纷入住偏殿。

一路上，李世民都很沉默，进了房间也是心神不宁。刚听到有人敲门便冲了过去，打开门，看到是长孙无忌便问：“一切是否顺利？”

李世民问得声音很轻，似乎有些紧张。

“目前还不知道！”长孙无忌倒显得一如既往地淡定，轻摇一下头说，“司勋郎中（杜如晦）说还没有消息，我看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，事情我盯着呢，一有情况就向你汇报！”

李世民生叹一口气，他隐隐觉得这件事没有考虑周全，可想中途停止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当然，这些话他是不会和别人说的，即便是他的发小——大舅哥长孙无忌，他也不想说。已决定并进行的事，即便错了，也只能慢慢弥补了，这是李世民的做事原则。

长孙无忌离开后，李世民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，不时地起身看窗外。

仁智宫的晚霞好似比其他地方的更艳丽，却没有炽热感，透着一丝凉意。光线透过窗户照在了他的床上，将他和这张床涂成了金粉色。如果不是心里有事，他一定会站在门外，饶有兴趣地看晚霞渐渐隐去的。

终究，疲累让他意识变得模糊起来。也就在他即将进入睡梦中时，门外有太监来报，说皇上要见他。

“见我？现在？”李世民的心砰砰乱跳，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！

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李世民去了正殿。正殿里，除了父皇李渊外，还有他的四弟李元吉。

刚刚和两位爱妃在御池里嬉戏，在龙床上颠鸾倒凤，此时，李渊的气色格外好，脸色红润，一脸慈爱和笑意。

李世民生松一口气。

看到他进来，李渊用他久未呈现的慈父神情，冲李世民指了指左手边的椅子（李元吉坐在李渊右手边的椅子上）说：“二郎啊！快来坐！坐在这里！”

李世民已经猜测出父皇要说什么了，心想，又在这里白费功夫。

果然，李渊那满溢着父爱温情的眼神在两个儿子间来回扫视几遍后，开口了。

“朕刚刚和四郎说，让他多看点儿书，少去围猎！”

这话，李渊是冲着李世民说的，随即又将笑脸看向李元吉。

“四郎，你可答应了父皇的，要多向二郎学习！”

“刚刚父皇还在说，说二哥多么多么优秀，让我一定要和二哥学。和二哥文学馆里的那些什么‘十八学士’学！”李元吉说的时候，皮笑肉不笑，阴阳怪气的，一听就让人不服气。

李世民知道，李元吉一直对自己办文学馆、设“十八学士”不满，有心想争辩几句，挖苦李元吉几句，不料又被李渊抢了先。或许是感受到李元吉语气里的不友好，李渊忙说：“四郎呢，自小顽劣，读书也没少受朕的训诫，如今他有心学习，是件好事！二郎啊！有时间你一定要多帮帮他，你们可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！”

李渊说到“一母同胞”时，加重了语气。

“四郎想潜心学习，需要二郎做什么，二郎义不容辞。儿臣承蒙父皇恩准，办了文学馆。当初办文学馆，就是为了多学点儿东西，如果四郎愿意，可来府里一同学习！”李世民慢慢说完，瞟了李元吉一眼，话锋一转道，“只是，这看书学习可比不上围猎来得刺激，只怕四郎没兴趣！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李元吉气得脖子抻得长长的，吞咽了口唾沫这才把想要说出的气话又咽回去。

李元吉想说，谁不知道你办文学馆是另有目的？我围猎怎么啦？围猎好过你们天天聚在一起搞阴谋诡计。

“好了好了！你们兄弟俩啊，如果真能在一起探讨学习，朕也就放心了。”李渊怕他们又掐起来，急忙打圆场。

“儿臣谨记父皇旨意！”李世民说。

他并不想在这种场合、这种时间和李元吉掐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，他想尽快离开。可李渊并不想中止话题，继续说：“以前的圣人，哪个没有多读书？读书能修身养性，你们一定要多多修炼自己，这样以后才

能辅佐大郎。治理国家，不仅靠武，尚文更重要！”李渊颇有苦口婆心之意。这也是他的真心话，他多希望太子、秦王和齐王能三兄弟一条心，不再争斗啊。

“儿臣一定不辜负父皇的期待，一定上辅父皇、太子，下抚皇弟！”李世民说。

李元吉在心里冷笑一声，心想，也只有你二郎才会说出这么冠冕堂皇的假话，谁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？

“二郎能这么说，朕也就放心了！”李渊高兴地说，对他来说，只要把李世民安抚好了，李元吉是翻不起什么大浪的。

“四郎喜欢围猎，这几日就好好在这里玩玩！”李渊又冲还冷着脸的李元吉说。

“儿臣谢父皇！”李元吉睨了李世民一眼后，这才说。

“好了！你们都退下吧！这一路上也舟车劳顿的，累了。今儿好好休息休息，明儿外出游玩围猎！”李渊满意地冲两个儿子挥了挥手，宣告父训时间结束。

李世民和李元吉再次谢过他们的父皇后，这才慢慢退下。刚一出门，李元吉便拖着长音说：“二哥，我李元吉还真要向二哥学习学习，学习二哥怎么哄父皇开心……”

不待李元吉说完，李世民便冲他一笑道：“四弟，那你就好好学吧！二哥也希望你不再生父皇的气！”

李世民说完，轻笑两声，扬长而去。李元吉再次被李世民噎得半天没说出话来，只是将脖子伸得老长。

待他将伸长的脖子收回来，李世民已经走得没影儿了。

“齐王就是性子直，心直口快！”裴寂不知何时走到了李元吉身边，意味深长道。

“哼！总有一天，本王要割了他那会说话的舌头，看他还怎么巧舌

如簧！”李元吉看着李世民远去的方向，狠狠道。

(2)

李世民和李元吉分开后，一路上都在后悔和李元吉的针锋相对，他应该在他的父皇那里表现得更好一点儿，更听话一点儿。可他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每次看到李元吉，就有种气不打一处出来的不爽感。

他轻叹一口气，回到房间刚刚坐下，杜如晦便来了。

“怎么就你一人？”李世民看了看杜如晦的身后，“乔松兄（房玄龄）呢？”

房、杜二人通常都是同时出现，此时见杜如晦一人来，李世民倒有些不习惯。

“为了避免引起别人注意，乔松兄就没有过来。”杜如晦说着话，又谨慎地朝外面看了看，这才从怀里掏出一卷帛来，递给李世民后说，“刚刚我从那边过来时，发现齐王的人鬼鬼祟祟的，不得不小心。”

“哼！不偷偷摸摸，还是他吗？”李世民嘴里说着话，手却飞快地铺开帛来，在看到“吉，无不利”几个字后，长长地吁了口气。

“你这叔父还是有两下子的！”李世民冲杜如晦一笑，赞道。他一直庆幸听了房玄龄的建议，将杜淹纳入了秦王府，这个人确实有些歪才。如若当时没有进秦府而是进了东宫，杜淹如果用这种歪才来对付自己，想必也是件很麻烦的事。

“他这人啊，最擅长做——这种事！此次让他去做，倒还真是发挥他特长了。”杜如晦的语气里不无讥讽。他原本想说“缺德”事的，一想这不就说此次的事做得缺德吗？这不就连秦王都骂了？

“他们应该明天就能到吧！”李世民又说，刚刚才舒展开的眉头，又皱了起来。

“对！如果没有意外，应该是明天晌午时分！”杜如晦说。

“让无忌兄交代下三保！”李世民刚一说完，马上又说，“算了，还是我和三保说吧！你先过去吧！”

杜如晦走出去没多远，又被李世民叫了回来，叮嘱他别让送信的信鸽落到了别人手里，特别是齐王李元吉手里。李元吉爱打猎，平时一离开宫就手不离弓箭，信鸽若被他一箭射下来可就麻烦了。虽然杜淹的信里用了暗语，但架不住李元吉会联想啊。

杜如晦离开后，李世民再次展开帛看了一遍，这才将它卷成筒，放在烛火上。随着“噗”的一声响，浅黄色的帛瞬间就成了一堆灰烟。在将那堆灰烟收起后，李世民出了门，去找马三宝。

马三宝曾是柴绍的贴身侍从，武功高强，李渊太原起兵时，因保护柴绍夫人李秀英——平阳昭公主有功，再加上作战英勇，拜太子监门率，成了太子李建成最信赖的人。

不久，他又因跟秦王李世民平定薛仁杲时的英勇表现，得到了李世民赏识，最后，因其超强的马上功夫，又被唐高祖李渊看中，升为左骁卫将军。自此，每次外出围猎，李渊都将他带在身边，此次更是让他当自己的护驾首领。

一时之间，马三宝成了皇上、太子、秦王身边的红人。按理说他不该偏向某一方的，至少不应该在太子和秦王间选边站。不过，由于他曾经的主人——平阳昭公主是站在秦王李世民一边的，因此，在选择忠于太子还是秦王上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
李世民从房间出来后，从东门转到西门都不见马三宝，有些奇怪。这马三宝怎么还擅离职守了呢？不过，在碰到屈突通后才知道，马三宝被皇上召去了。

“父皇召见？什么事？”李世民警觉道。

屈突通摇了摇头说不知道，随即又问：“殿下找左骁卫将军有事？”

“只是看东门、西门都不见他，问问，父皇的安全不容忽视！”李

世民说。

屈突通也算是他秦王的人，可对此事，李世民并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，于他而言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

“殿下担心的是！”屈突通说，“臣等左骁卫将军出来，一定转告殿下的话！”

李世民点点头走了。

他想，幸而没见到马三宝，真见了马三宝，他又该怎么说呢？和盘托出？不妥，虽然马三宝偏向自己，可对太子并非没有感情。且马三宝是个正直之人，如若被他知道了实情，会不会反而不再偏向自己了呢？毕竟这件事做得有些龌龊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说不定不知此事，马三宝会在皇上面前表现得更自然一些，反而对自己有利。

重新回到房间后，李世民躺在床上，又是一夜无眠，越想越忐忑，甚至想出了一身冷汗。

遇事还是不能冲动。还在秦王府时，当他和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商量起此计划时，还觉得万无一失，可现在当他把前前后后再想一遍后，才发现还有很多不足之处。

“罢了，罢了！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脚已经踏出一步了，想收是收不回来了！只愿别出意外就好！”李世民在心里劝慰自己好久，直到天明，这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。

李世民刚刚进入梦乡不久，仁智宫东门的马三宝便和两个人在说着什么。

那两个人看着慌慌张张的，他们自称是东宫的，一个是郎将尔朱焕，另一个是校尉桥公山。他们对马三宝说，他们要马上觐见皇上。

“如今太子监国，什么事非要跑到这里见陛下？”马三宝有些不解。

“马将军，此事事关重大，非见陛下不可！”矮胖的尔朱焕说，“不能找太子殿下！”

马三宝正要细问，只见那高瘦些的桥公山补充说：“此事和太子殿下有关！”

马三宝一惊，这才仔仔细细地上下打量起他们来，见他们眼神有些躲闪，便有些犹豫，指指他们身后不远处问：“那车是你们的？上面装的是什么？”

“车是我们的，里面装着甲戈！”尔朱焕放低声音说，“必须见陛下，有人要谋反！”

“什么？甲戈？谋反？”马三宝大惊失色，音量提高了很多，“谁？谁要谋反？”

尔朱焕和桥公山互看一眼，桥公山说：“杨文干！是庆州的杨文干要谋反！”

“庆州杨文干？杨都督？”马三宝瞪大眼睛，不相信地又重复了一遍，“你们说的谋反者，是指太子殿下的宿卫杨文干？是他吗？”

尔朱焕和桥公山又是互看一眼，然后一起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怪不得不能找太子殿下！”马三宝倒吸一口凉气，心想牵扯到太子，事情可就大了！

“这么说……这些……这些……甲戈是……”

马三宝指着他们身后不远处的车时，手已经有些抖了。

“是太子殿下让我们送到庆州，给杨都督的！”桥公山说，语气略显神秘。

马三宝一听这话，长吁一口气，心想就这事啊！

“你们是说，太子殿下让你们送甲戈去庆州……”马三宝笑了起了，“就这，你们就说那杨都督要谋反？太子殿下以前不是也送甲戈去庆州吗？”

“不！这次不一样！”桥公山和尔朱焕同时说。

“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”马三宝问。

“你说！”桥公山冲尔朱焕说。

“你说！”尔朱焕冲桥公山说。

两个人又一番眼神交流后，还是桥公山开了口，他说，以前他们也受太子命，送甲戈去庆州给杨文干，可以前去时，太子并没有特意嘱咐他们什么。这次就不一样了，他们临出发前，太子李建成特意将他们召进殿内，还让左右都退下，最后让他们秘密传口信给杨文干，说皇上去仁智宫了，让他在庆州起兵，然后再去仁智宫，活捉皇上、秦王等一众大臣……

桥公山说得唾沫星乱溅，马三宝听得将信将疑。不过，在略略沉思后，他还是觉得，不管是真是假，都必须带他们去觐见皇上……

第五十八节 阴谋：借刀杀人

(3)

半个月前唐高祖李渊上朝时，称要到仁智宫避暑，监国之事就交给太子李建成。李渊的这一决定，让处在明争暗斗中的三兄弟心情各异。李建成当然很高兴，这说明自己这储君身份，父皇很是认可。而李元吉呢，身为太子的盟友，自然也很高兴。不高兴的，当然就只有秦王李世民了。

什么意思？莫非父皇准备交位了？如果太子真的坐上了皇位，自己别说皇上梦破灭，就是命都很可能没了。

那天下朝后，李世民心事重重地回到秦王府，没过多久，长孙无忌就进来了。两个人一起到了李世民书房，秦王妃长孙氏见哥哥来了，亲自送上茶点，在聊了几句后便告退了，她知道，哥哥来这里，一定有其他事。果然，长孙氏刚一离开，长孙无忌便说：“太子监国的事，百官里是闹得沸沸扬扬……二郎，听说了没有？”

李世民看了大舅哥一眼。

“听说什么？说皇上要退位了？”李世民冷笑一声，“皇上容光焕发，精神矍铄，一夜得由几名妃子侍寝，你觉得像个要退位的人吗？”

这么说自己的父亲，说当今皇上，李世民也只有长孙无忌面前才会这么毫无顾忌。当然，这些话，他是带着怨气说的。他气他的父皇，只有在拓疆平乱时才会想起他。他气他的父皇，一次次地暗示他，说在几个皇子里，他最适合做储君。还说由于他不是长子，需要建立比哥哥李建成更大功勋才不会被人说三道四……可现在呢？他立功无限，可父皇似乎把曾经对他的暗示全都忘了。这次还让李建成监国，这不是告诉朝廷上下，李建成的储君位牢不可破吗？

“陛下退位倒不至于，不过让太子监国……”长孙无忌停了下来，瞥了李世民一眼，又喝了一口茶，这才又说，“似乎是在告诉文武百官，太子地位的牢靠。”

长孙无忌的话刚好触到了李世民的痛处，他烦躁起来。

“陛下何止这次是这样？不是很早就这样了吗？”李世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在房间来回踱步，“以前每遇出征，都是‘二郎，二郎’的叫，可如今呢？哼！有战事也会派其他人去，为什么？还不是想让我英雄无用武之地？怕我抢了二郎风头？”

“陛下这是怕二郎你再立新功啊！”长孙无忌说完，再喝一口茶后，将手里的杯子放下道，“看来，陛下这是在帮太子立声望！太子声望越高，位子也就越稳！”

李世民被这句话再次击倒，一屁股坐回椅子上，半晌都没说话，他认可长孙无忌的这种分析。两个人沉默着，书房顿时陷入沉寂，只有他们时不时地发出的喝茶声。

“好在，兵符还没交出去！”好半天，李世民才说。

“是呀！这样我们还有机会！没有兵符，即便监国，又能怎样？也

没办法调动天下兵马！”长孙无忌也说，“只是……”

长孙无忌停了下来，看了眼李世民后，不再说什么了。

“只是什么？只是大郎有长林军，还有李艺的兵马可支配？”李世民说出了长孙无忌想说的话。

长孙无忌点点头，叹了口气。

“再加上齐王府的兵，太子的兵力可比二郎你的兵力多出很多了。”

长孙无忌像是也坐不住了，起身踱了两圈后，站在李世民面前说，“二郎，要早做打算啊，别被太子、齐王算计了！”

太子李建成的脾性李世民还是知道的，不会主动算计自己，最多是防守，除非万不得已，真正威胁到他的太子位时才会主动进攻。而如今，秦王府风光不再，热闹不再，所以李建成更不可能主动挑事。不过，齐王李元吉可就难说了。

“算计！算计！”李世民喃喃念着这两个字。突然，他睁大眼睛，看着长孙无忌说，“无忌兄，你还记得几天前，东宫那边传来的消息吗？”

长孙无忌想了想说：“什么消息？太子和庆州都督杨文干的事？”

李世民点点头。

“这杨文干在庆州招兵练兵，太子在宫里给他按时送铠甲兵器……”

长孙无忌慢悠悠地说完这句，突然偏头看着李世民，“二郎，你看我们能否在这上面做做文章？”

“做文章？”李世民的眼睛一亮，“你是说在大郎送兵器给杨文干这件事上？”

长孙无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只是……大郎送兵器到庆州，父皇不是不知道，知道却睁只眼闭只眼，便是默许。既然默许，还有什么文章可做？”李世民说。

“既是做文章，重要的就是这个‘做’上。”长孙无忌说，“我觉得，此事就看我们如何‘做’了！”